京劇叢刊

第二十七集

生死恨

打登州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七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七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74）［IV V 27］ 類別 戲劇・電影一京劇
字數 6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5/16
1955年 1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0100 冊
定價 4,2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値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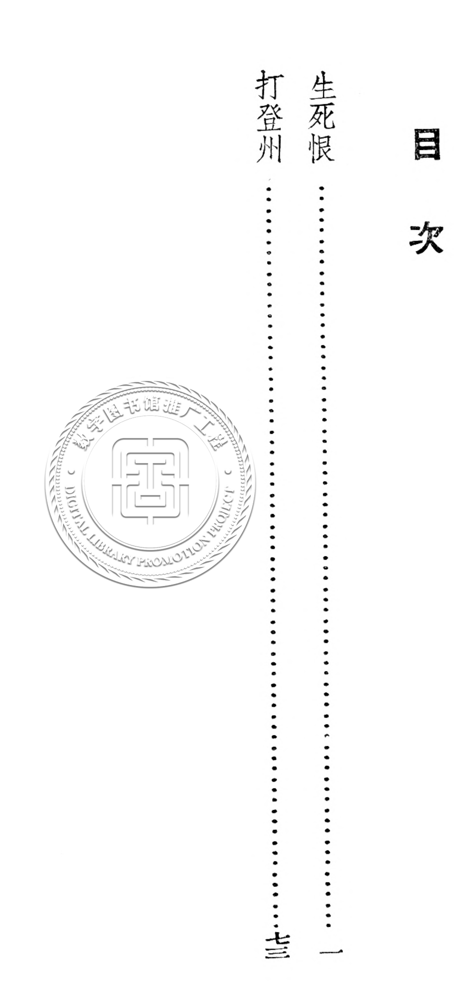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生死恨

前記

『生死恨』是根據『易鞋記』傳奇改編的。

北宋末，金人南侵。程鵬舉、韓玉娘先後被金將張萬戶擄作奴隸。張強令程、韓婚配。玉娘力勸鵬舉逃回故國，事被張萬戶聞知，立將玉娘出賣。一對新婚夫婦被迫生離。臨別時，程被人趕開，遺落一鞋，爲玉娘拾起。玉娘去後，鵬舉乘機逃回，投軍報國。後來，宋軍將張萬戶擊退。程陞任襄陽太守，思念玉娘心切，派趙尋以鞋爲證往原地尋訪。時玉娘已歷盡磨難，寄居義母李家。趙尋訪問無着，擬返襄陽覆命，不意歸途中與玉娘巧遇。玉娘見鞋悲痛萬狀，因而得病。鵬舉聞報趕來，玉娘已臥病不起；夫妻相見，抱頭痛哭。玉娘一慟而終，患難夫妻遂成永訣。

這個戲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演出本進行整理的。除對個別詞句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整外，主要修改了以下三點：

一、原本，韓玉娘被賣的原因交代不淸，整理本已加以點明。

二、原本，韓玉娘機房一場的唱白，思想感情不統一；又一再責備鵬舉負心，有損人物性格。整理本加以修改。

三、原本，趙尋巧遇韓玉娘一場，玉娘悲痛之餘，堅決表示不願與鵬舉團聚，不合情理。整理本加以修改。

這個劇本是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並經梅蘭芳先生仔細校訂。

生死恨

第一場

〔八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張萬戶同上。『點絳』牌子〕

張萬戶：（念詩）威風凜凜鎭北番，萬馬營中某爲先；
奉命帶領兵和將，要奪大宋錦江山。

本帥，張萬戶。大金皇帝駕前爲臣，奉狼主之命，帶領人馬奪取宋室天下。前面已是黃河渡口。——哈須龍、黑須虎聽令。

哈須龍
黑須虎：在。

張萬戶：各帶本部人馬，攻打頭陣。

哈須龍
黑須虎：得令。——帶馬！

〔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同下〕

張萬戶：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接應去者。

衆　：啊！

〔『朱奴兒』牌子。四金兵、張萬戶同下〕

第二場

〔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持弓箭同上〕

哈須龍：某，哈須龍。

黑須虎：黑須虎。

哈須龍：賢弟請了。

黑須虎：請了。

哈須龍：奉了元帥將令，逢州得州，遇縣搶縣。賢弟請來傳令。

黑須虎：大哥傳令。

哈須龍：兒郎的。
衆　：有。
哈須龍：殺！
衆　：啊！

〔衆同下〕

第三場

〔內擂鼓聲〕

韓玉娘：（內唱西皮倒板）

恨金兵犯疆土豺狼成性，

〔衆百姓分上。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分上，圓場，追百姓分下。韓玉娘上〕

韓玉娘：（哭）喂呀！

（接唱散板）

殺百姓擄牛羊鷄犬不寧，

老爹娘火焚房雙雙喪命！

〔衆百姓上，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追上，圓場。哈須龍射韓玉娘一箭〕

哈須龍：看箭！

〔衆百姓、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同下〕

韓玉娘：（中箭，哭）喂呀！

（接唱）賊兵到亂箭放我身帶雕翎。

一霎時只覺得疼痛難忍——

（拔箭，哭）喂呀！

（接唱）這時候好教我進退無門。

且住！想我韓玉娘，指望逃出虎口，留得殘生；怎奈這前有黃河，後有追兵，又被賊兵射了一箭。這……這便怎麽處！也罷！我不免投河一死便了！

〔二金兵、黑須虎上，擒住韓玉娘。二金兵、哈須龍押程鵬舉上。四金兵、張萬戶押衆百姓上〕

張萬戶：這一陣殺得倒也爽快。——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將他國百姓帶回大營，發交各處爲奴。回營啊！

衆　：啊。

〔衆同下〕

第四場

〔四宋兵、中軍引宗澤上〕

宗　澤：（念引）連年戰爭，何日裏掃盡煙塵。

（念詩）可恨賊寇太猖狂，　年年進犯似虎狼；

有朝渡過黃河去，　掃蕩邊塵日月光。

本督宗澤。奉命鎭守京畿一帶等處，可恨金酋張萬戶，犯我疆土，時時挑戰。

也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中軍，伺候了！

〔探子上〕

探　子：報：金酋張萬戶要渡黃河。

宗　澤：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宗　澤：哎呀且住！適才探馬報道，金酋張萬戶要渡黃河。本當帶兵與賊對敵，怎奈我兵微將寡；待等各路人馬到此，共滅此賊。——中軍！

中　軍：有。

宗　澤：吩咐下去，小心防守。

中　軍：遵命。

〔衆同下〕

第五場

〔張萬戶上〕

張萬戶：（念）人馬齊咆哮，戰鼓隨軍敲。（二老爺暗上）前者，與宋軍交戰，殺得宋軍大敗。擄來他國百姓，發交各處爲奴，某家留得幾名使用。內有一人名喚程鵬舉，倒也勤謹可喜。我不免將擄來的民女韓玉

娘配他爲婚。我想他等定可安心在此。——來，喚玉娘！

二老爺：是。——老爺喚玉娘啦。

韓玉娘：（內）來了。

（上念）暫忍心頭恨，權作階下人。——參見老爺。

張萬戶：罷了。

韓玉娘：有何吩咐？

張萬戶：某家行軍以來，倒也軍情順利。今乃中秋佳節，尋個南朝的娃娃，與你二人成其夫婦，豈不是好。

韓玉娘：這……啓稟老爺，奴家生來命苦，情願長齋念佛，終身不想嫁人的了。

張萬戶：嗯！竟敢多言，起過一旁。——來，喚程鵬舉！

二老爺：是。——老爺喚程鵬舉。

程鵬舉：（內）來了。

（上念）被擄在金營，常懷報國心。——參見老爺，有何吩咐？

張萬戶：某家行軍以來，有功必賞。今乃八月十五日，賞你一房妻室，你意如何？

程鵬舉：這個……想這婚姻大事，關係終身，豈可草草婚配。小人不敢從命！（跪）

張萬戶：唗！大膽奴才，竟敢不遵。——來呀！

二老爺：喳！

張萬戶：準備柴房一間，教他二人卽刻成親，若是抗命，斬他的首級。預備了！（下）

二老爺：喳。——起來。

程鵬舉：啊，二老爺！

二老爺：老爺吩咐下來，教你們奴隸配奴隸，爲的是往後有了子子孫孫都是大金邦的人。又賜你們柴房一間，教你們卽刻成親。可別不識抬舉呀！

程鵬舉：啊，二老爺，但不知我的妻子在哪裏？

二老爺：有嘚，你倒會找台階兒，你順着我的手兒瞧——

程鵬舉：莫非就是韓姑娘？

二老爺：夢也沒想到罷！就是她。

程鵬舉：呀！

（唱西皮搖板）

可恨那張萬戶把婚姻強訂，
幸喜得韓玉娘也是宋民。
走上前施一禮羞慚難忍——

小姐呀！

在他人刀劍下暫且偷生。

韓玉娘：（哭）喂呀！

〔程鵬舉揖請韓玉娘同下〕

二老爺：挺漂亮的韓玉娘，我惦記她不是一天啦。沒想到，今兒個會給了程鵬舉這小子啦。嗯，走對了步兒瞧我的！（下）

第六場

〔『小開門』牌子，程鵬舉、韓玉娘同上〕

程鵬舉：小姐請坐。

韓玉娘：有座。

程鵬舉：你我被擄三年，身爲廝養，不想今日成此患難的姻緣。你來看，這中秋月色分外光明，也可以算得是花好、月圓、人壽了哇！

韓玉娘：唉！好糊塗的程相公啊！

程鵬舉：這，這，怎說卑人糊塗哇？

韓玉娘：（唱西皮流水）

說甚麽花好月圓人亦壽，
山河萬里幾多愁；
金酋鐵騎豺狼寇，
他那裏飲馬黄河血染流。
嚐膽臥薪權忍受，
從來強項不低頭；
思悠悠來恨悠悠，
故國月明在哪一州！

程鵬舉：呀！

（唱搖板）

聽罷言來滿面羞，

勾起國恨與家仇。

啊，小姐，卑人身在敵營，心存宋室，無奈關口攔阻，插翅難飛呀！

〔二老爺暗上偷聽〕

韓玉娘：聞聽人言，兩河忠義之士，紛紛揭竿而起。相公，你難道就不打個主意了麽？

（唱西皮散板）

保社稷抗金兵龍爭虎鬥，

程鵬舉：禁聲！

〔二老爺急暗下。程鵬舉、韓玉娘驚看門外〕

程鵬舉：小姐此處講話，須要謹愼哪！

韓玉娘：相公啊！

（接唱）男兒漢爲國家壯志千秋。

程鵬舉：依小姐的高見呢？

韓玉娘：相公啊！

（接唱）勸相公逃出那賊人虎口，

回故土拚生死掃蕩金酋。

程鵬舉：哎呀小姐呀！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洞房花燭之夜，怎麽教我逃走哇？

韓玉娘：你我此番成婚，乃是老賊的亂命；相公乃讀書明理之人，自古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程鵬舉：這個……小姐之言，甚是有理。請到後面歇息去罷。

韓玉娘：相公，你要再思啊再想！（下）

程鵬舉：是。——哎呀且住！適才小姐之言，固然甚合我意，但是既然拜過天地，却爲何勸我逃走；其中甚是蹺蹊。莫非張萬戶這賊子，命她前來試探於我不成？嗯，一定是的！我若中他之計，死在他邦，這國仇家恨何日得報！這……這便怎麽處？有了！我不免今晚就在這外廂，暫住一宵，且待明日，去看老賊的神氣再做計較便了！

（唱搖板）

大事從來須縝密，
防人暗算用心機。（下）

第七場

〔四人役、二老爺、張萬戶同上，程鵬舉迎上，四人役暗下〕

張萬戶：（唱西皮搖板）

可恨玉娘把我叛，
勸夫逃走爲哪般！
將身來在營門外——

程鵬舉：迎接老爺！

張萬戶：（接唱）先將鵬舉仔細盤。

程鵬舉：小人叩頭。

張萬戶：罷了。你夫妻可還恩愛？

程鵬舉：啊！……倒還恩愛。

張萬戶：我且問你，韓玉娘對你講些甚麼？
程鵬舉：這個……
張萬戶：啊？欲言不語，爲了何事？講！
程鵬舉：啓稟老爺：小人昨晚與丫鬟玉娘，拜罷天地，不知是何緣故，那玉娘哭哭啼啼，不肯成親；反而勸小人連夜逃走。是小人不敢隱瞞，故此前來稟告，望老爺留意。
張萬戶：哼！你且退下。
程鵬舉：是。——嗯，我豈能中你的詭計。（下）
張萬戶：來，喚玉娘。
二老爺：是。——老爺喚玉娘。
韓玉娘：（內）來了！
（上唱搖板）
忽聽老爺喚一聲，
嚇得玉娘戰兢兢。

參見老爺。

張萬戶：罷了。

韓玉娘：老爺有何吩咐？

張萬戶：我且問你：自到我營，待你如何？

韓玉娘：恩重如山。

張萬戶：啊？旣知恩重如山，勸你丈夫私自逃走，是何道理？

韓玉娘：老爺，並無此事呀！

張萬戶：啊，你丈夫親自對我言講，還敢隱瞞麽？

韓玉娘：我好心勸他服侍老爺，焉敢勸他逃走！並無此事。

張萬戶：不肯實言。——來，與我打！

二老爺：是。

韓玉娘：（跪，哭）喂呀，老爺呀！

（唱散板）

老爺不必怒氣生，

玉娘言來聽分明；

鵬舉胡言眞可恨，（哭頭）老爺呀！

張萬戶：打！

二老爺：是。（打玉娘）

韓玉娘：（哭）喂呀！

（接唱）怎敢私自勸他行。

老爺開恩，玉娘實實的寃枉啊！（哭）

二老爺：老爺，您瞧她哭得這樣，把她饒了得啦！

張萬戶：起來，今日將你饒恕。再有此心，定要將你打死，還不下去！

韓玉娘：多謝老爺。

二老爺：你怎麼這麼不明白呀，何必勸你丈夫逃走，挨頓打，寃不寃！

韓玉娘：狗仗人勢，下賤的奴才！

二老爺：怎麼着，我好心勸你，怎麼罵起人來啦！

韓玉娘：哼！（氣憤地自語）我寧爲鞭下鬼，不做外人奴！（下）

二老爺：好，擱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等着罷。——老爺，瞧這樣子，可不能再教程鵬舉跟韓玉娘在一塊兒啦。

張萬戶：却是爲何？

二老爺：日子長了，程鵬舉早晚教她給教壞了。

張萬戶：依你之見？

二老爺：依我看，趁早找個媒婆子來，把她賣出去算啦。

張萬戶：嗯，倒也說得有理，快去喚媒婆前來。

二老爺：是。（下）

張萬戶：正是：任你千般巧，老夫豈能饒。（下）

第八場

〔韓玉娘上〕

韓玉娘：哎呀且住！我好心勸他逃走，他反將我的言語告知老賊。這是甚麼緣故哇！我看程郎不像甘爲奴隸之人，嗯，我定要問他一問，看他拿何言對我哇！

（圓場，唱西皮搖板）

我只說他爲人志誠可敬，

又誰知是一個多疑之人。

此一番上前去把他盤問——

程鵬舉：（迎上，接唱）

看娘子淚滿腮定然受刑。

啊，小姐回來了，請坐。小姐你爲何這等狼狽呀？

韓玉娘：我好心勸你逃走，誰知你反將我的言語告知老賊。如今我被他打得這般光景，虧你還有心腸前來問我呀！

程鵬舉：唉！卑人一時糊塗，將小姐金玉之言，當做是老賊命你前來試探於我。連累小姐受此苦楚。如今卑人我是後悔不及的了！

韓玉娘：唉！寃家呀！

程鵬舉：（自語）哎呀，我這才明白了。

韓玉娘：（唱『南梆子』）

勸相公你不必太疑心，
聽奴家說出了肺腑之情。
但願你回宋邦力圖上進，
我情願隨相公一同潛行。

程鵬舉：小姐呀！
（接唱）賢娘子說此話眞眞可敬，
大丈夫做奴隸何以爲人！
小姐呀！
怎奈是我與你皆被囚困，
還須要施巧計及早登程。
小姐說的句句有理，我們今晚收拾收拾，卽刻逃走便了。
〔二老爺、媒婆同上〕
二老爺：吠！你們在這兒說甚麼來着？
程鵬舉
韓玉娘：不曾講些甚麼。

二老爺：得了罷！（推倒程鵬舉）我全知道啦。（向玉娘）老爺不能容留你，把你賣給

與元舖掌櫃的瞿老丈啦。

媒　婆：收拾收拾，跟我走罷。

程鵬舉：哎呀，二老爺呀！世界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待我拚着性命不要，

面見萬戶老爺辯理！

二老爺：你得了罷，一個當奴隸的，辯甚麽理呀。

韓玉娘：啊，二老爺暫請息怒，請到外面稍待片時，容我夫妻分別一番，卽刻就走。

二老爺：這倒使得，快着點兒！（向媒婆）外頭等着去。

（二老爺、媒婆同下）

程鵬舉：（哭）哎呀，小姐呀！

韓玉娘：（唱『哭頭』）

啊……程郎啊！（扶起程鵬舉）

（接唱散板）

屋漏雨雪上霜鴛鴦驚散，

從今後兩分飛地北天南。

程鵬舉：哎呀，小姐呀！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卑人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難道就是這樣生生的分別了麽？

韓玉娘：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程鵬舉：唉！這都是卑人之過。事已至此，還望小姐不要灰心。是我平日將老賊的防地繪下圖形，藏在身旁。今日你我分別之後，我定然逃回故國，獻圖立功。小姐暫且忍耐，一朝掃滅賊寇，也就是你我夫妻團聚之日。如今只求小姐賜我一件表記，卑人永遠收藏，以誌不忘。

韓玉娘：我這裏有耳環一隻，未被老賊搜去，贈與相公，以爲表記。此去海角天涯，你我只是魂夢相依的了哇！

二老爺：（內）分別完了沒有？快點兒！

韓玉娘：哎呀，相公啊！你我言盡於此，只得分別了哇！

（唱散板）

螻蟻命生和死如同草芥，

程鵬舉：（接唱）捨不得恩和愛兩地分開；
韓玉娘
程鵬舉：（同唱『哭頭』）
無奈何生別離肝腸痛壞！
〔『掃頭』，二老爺、媒婆同上，衝散二人〕
二老爺：走，走，走！
〔二老爺趕出程鵬舉，程鵬舉一隻鞋掉在地上，玉娘拾起欲交給他〕
程鵬舉：（指鞋）小姐留下罷！
〔二老爺押程鵬舉下〕
媒　婆：（向玉娘）快走！
〔韓玉娘將鞋藏起，與媒婆同下〕

第九場

〔程鵬舉上〕
程鵬舉：啊，小姐！我好悔也！

（唱西皮散板）

一霎時只覺得神魂飄蕩。

小姐，玉娘，你不要去啊，你回來啊！唉，走遠了哇！

（接唱）罵一聲張萬戶心似虎狼。

張萬戶啊，老賊！你害得我夫妻這步田地，我日後得志，定不與你甘休喲！

（接唱）有一日權在手煙塵掃蕩，

殺却了狗奸賊方稱心腸。

哎呀且住！我夫妻只落得這般光景，如今我是一刻也不能停留的了。哦，有了，趁此暮色沉沉，待我速速的逃回故國，將地理圖獻與大營。定要掃滅金酋，邊關永固。那時節壯志得酬，也好與玉娘破鏡重圓。我就是這個主意。嗯，我就是這個主意也！（下）

第十場

〔瞿士錫上〕

瞿士錫：（唱西皮搖板）

伯道無子鸞膠續，

白髮紅顏自笑癡。（家院暗上）

卑人瞿士錫，乃大宋人氏，一向經商在外，不幸被困北地。只因老妻下世，膝下並無兒女，我有意再娶一房，也好接續香煙。前者也曾託付媒婆代爲物色，這幾日還不見媒婆到來。——家院。

家　院：有。

瞿士錫：伺候了。

媒　婆：（內）隨我來。

〔媒婆、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搖板）

可恨老賊心腸狠，

棒打鴛鴦兩離分。

媒　婆：到啦，隨我進來。——參見瞿老先生。

瞿士錫：罷了。這一女子，她是何人？

媒　婆：這就是我給您物色的女子，名叫韓玉娘，您看怎麽樣？

瞿士錫：倒有幾分姿色。來來來，這裏有紋銀五十兩，媽媽請來收下。

媒　婆：謝謝您啦。（向玉娘）喂，好好的跟人家過日子，我可走啦。——銀子到手啦，找二老爺分賬去！（下）

瞿士錫：那一娘子，卑人這廂有禮。

韓玉娘：（跪哭）喂呀，老丈啊！

瞿士錫：啊，你爲何行此大禮？

韓玉娘：老丈有所不知，我乃有夫之婦。

瞿士錫：怎麽，你還有丈夫麽？

韓玉娘：正是。

瞿士錫：哎呀，快快請起。

韓玉娘：多謝老丈。

瞿士錫：請坐。

韓玉娘：謝座。

瞿士錫：那一女子，你既有丈夫，那張萬戶因何將你發賣呢？

韓玉娘：老丈容稟！

（唱二六）

奴家本是宋室民，
被擄金邦侍奉他人。
得配程郎未同枕，
勸他逃走奔前程。
張賊一怒將我賣，
望求念我有夫君。

瞿士錫：哦！

（唱搖板）

聽罷言不由我心酸難忍，
這樁事必須要仗義而行。

那一女子，卑人也是大宋之民，豈能逼迫於你。也罷！身價銀子不要，放你去罷。

韓玉娘：我情願在此，作些針黹抵償身價。

瞿士錫：慢來慢來，你乃年青的女子，久居我家多有不便哪。

韓玉娘：這……只好削髮爲尼，了此殘生的了哇！（哭）

瞿士錫：好，旣然如此，前面有一尼姑庵，你在那裏暫且安身。日後你夫妻還有相逢之日。

韓玉娘：如此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瞿士錫：不必拜了。

韓玉娘：（唱搖板）

韓玉娘上前去深深拜定，
成全我落難人感你大恩。

瞿士錫：家院過來。

家　院：有。

瞿士錫：命你將這一娘行，送到前面尼姑庵居住。不得有誤。

家　院：遵命。——隨我來。

韓玉娘：多謝恩人。

瞿士錫：去罷。

〔家院、韓玉娘同下〕

瞿士錫：這是哪裏說起喲！（下）

第十一場㊀

胡公子：（內）啊哈！

（上念數板）

風流瀟洒，家大業大，

廣田園，多牛馬。

銀子錢，由我花，

穿衣裳，講『次兒叭』㊁，

秦樓楚館訪名花。
吃花酒，把拳豁，
彈唱歌舞，又吹又拉。
吃完了飯，我得喝會子，
燒、黃二酒，我也不怕，
老花雕，能喝一罈子；
不是吹，也不是誇，
劉伶的酒量也沒有我的大。
可就是一樣『不把滑』㊂。
喝得我頭發暈，眼發花，
腦袋一沉，叭叹叹，我扒在地下；
死不了，乾呲牙，
張着嘴，我說不出話，
用着笸籮往家搭。

咻嘻嘻，哈哈哈，哇呀呀呀呀！

這是我醉鬼的目的達到家，達到家。

（念詩）關關雎鳩自悠州，在河之洲甚淸幽；

窈窕淑女人人愛，君子好逑好好求。（家院喑上）

學生，胡幹。我爸爸胡搞，做過一任的縣宰。雖然稱不起是兩袖淸風，也摟了個飽載而歸。家財豪富，爲人甚是刻薄；故此，自稱爲儉樸員外，這才襯上我這麽一個奢侈的公子。是我懶讀詩書，淨好冶遊。按說是吃喝嫖賭對不起先人哪，唉！無奈一樣，是他所掙來的金錢俱是來路不明，哎呀呀，這無義之財，我倒不如及早把它花光了，也給他老人家免罪消災呀！我這個爸爸倒是眞孝順我的，錢也給我掙足了，他也一命嗚呼，與世長辭了。他這麽一死，我倒口念『南無』，剩下我一個人在家裏無所不爲。我媳婦兒心眼兒小，看我這樣兒，她一生氣也跟我告了長假啦。她這麽一死，我倒是無拘無束的，每天在外頭花天酒地的。敢情這日子就怕長，日子一多了就顯着我一個人這麽孤孤單單，單單側側的。還算好，我們這個後街有個觀音庵，那兒的老

尼姑跟我倒是多年的朋友啦。前兩天我託她給我物色一個美人。日子也不少了，也沒見她給我送回信來。——我說小子！

家　院：有。

胡公子：去到觀音庵，把那個老尼姑給我叫來。就說大爺我找她有事。快點兒去。

家　院：是啦。

〔家院出門，老尼上〕

老　尼：到啦。

家　院：您來啦？

老　尼：來啦。（進門）

胡公子：你來啦，你可眞想死我啦。坐着坐着。你怎麼老沒上我這兒來呢？

老　尼：這幾天庵裏的事情太多啦，我沒空兒來看你呀！

胡公子：眞個的，我託你那件事怎麼樣啦？

老　尼：那件事情我正給您辦着哪！

胡公子：辦得怎麼樣？

老　尼：可巧我這庵裏來了一個韓玉娘，長得十分美貌。教我給她落髮出家，我沒給她辦。今兒個特地前來給您送信來啦。

胡公子：幹嘛給我送信呀，乾脆你把她給我帶來不就結啦。

老　尼：好嗎，靑天白日的，那多麼觀之不雅呀！

胡公子：那麼，依你怎麼樣呢？

老　尼：依我，您同我上我們庵裏去，教她打杯茶給您，您要是瞧中了，咱們再想主意。

胡公子：這主意倒不錯，甚麼時候去呀？

老　尼：說走就走。

胡公子：走。——看着家，我有事情，一會兒就回來。

家　院：是。（下）

〔老尼、胡公子圓場〕

胡公子：到了沒有？

老　尼：到啦，隨我進來。

胡公子：在哪兒哪？

老　尼：別嚷，別嚷。您坐着，等我把她叫出來打杯茶。……

胡公子：快點兒。

老　尼：我說玉娘啊！施主胡公子來啦，打茶來！

韓玉娘：（內）來了！

（持茶盤上，唱西皮搖板）

老師父呼喚我急忙相應，

捧茶來向前去不敢稍停。

施主用茶。

（胡公子取茶，呆看玉娘）

老　尼：大爺您喝茶呀。這是怎麽啦！（向玉娘）搭杯。

韓玉娘：（自語）且住！看那人舉動輕狂，定非正人君子，待我在此偷聽他們講些甚麽。

胡公子：長得眞不錯。就要她啦。

韓玉娘：（自語）好兩個可惡的賊子！（下）

老　尼：告訴你，這麼着不成。

胡公子：那你快點兒想個法子呀！

老　尼：這麼辦，明兒就說你家裏要做佛事，叫我們做佛事去。

胡公子：得啦，我們家做的哪門子佛事呀！

老　尼：就說給老太太念壽經，不就結啦。

胡公子：我們家又沒死人，念經幹甚麼？

老　尼：嘍，那時候，我把她誆到你的家裏，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胡公子：哦，這主意倒不錯。明兒甚麼時候你把她給我送去？

老　尼：明兒晌午給你送去。

胡公子：好，一準送到。我走啦，回見。

老　尼：回見。

胡公子：明兒要是有她便罷；沒她，我可饒不了你。

老　尼：阿彌陀佛！

〔二人分下〕

第十二場

〔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西皮搖板）

適才間聽他們私下議論，

一霎時吓得我膽戰心驚。

哎呀且住！想我韓玉娘指望身入空門，安心守志。誰想那淫尼又起下這不良之心，將我賣與甚麽胡公子。唉！真教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這便怎麽處？有了，趁此無人，不免逃出庵去，再做道理。

（唱搖板）

我這裏將包裹急忙檢定。

老　尼：（內咳嗽）啊哈！

韓玉娘：呀！

（接唱） 又聽得淫尼聲她就要來臨。

〔老尼上〕

老　尼：喲，我說玉娘啊，你在這兒幹甚麼哪？

韓玉娘：我在此打坐。

老　尼：哦，打坐是好的。 玉娘啊， 明兒個胡公子家裏做佛事， 我打算把你帶去瞧瞧去。

韓玉娘：啊師父，想我才入空門，這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罷。

老　尼：這有甚麼，到了那兒看樣學樣兒就會啦。

韓玉娘：我看還是不去的好。

老　尼：去的好。

韓玉娘：嘍，不去也罷。

老　尼：（怒）哈哈！ 聽我告訴你說：你來到我這庵裏，就得聽我的。 你去不去？

韓玉娘：師父不要生氣，我去就是了。

老　尼：這才是好孩子。

韓玉娘：不知何時前往？

老　尼：明兒晌午前去，你好好的收拾收拾。早點兒睡，明兒早點兒起。

韓玉娘：是。

〔老尼下〕

韓玉娘：趁此無人，待我收拾收拾，從後門逃出庵去。（取包裹，圓場，開後門，奔出）哎呀且住！且喜被我逃出庵來了。我不免仍回瞿家暫住……哎呀不好！倘若他們找到瞿家，豈不連累好人。也罷，我不免一路向南行去便了。

（唱流水）

淫尼爲人太可恨，
她不該將我賣與人，
逃出庵來神不定，
不知道今夜在哪處安身。
披星戴月往前奔，
兩足疼痛（就）路難行。（跌下）

第十三場

〔李嫗上〕

李　嫗：（唱西皮搖板）

河邊取水回家轉，

孤苦一身有誰憐！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喪，家業貧寒。所生兩個兒子，俱已爲國盡忠，戰死沙場。只剩我孤苦一人，每日沿家做些針黹，苦度光陰。清晨起來，取得冷水，在此歇息歇息再走。

韓玉娘：（內）走哇！

（上唱搖板）

魚兒漏網匆匆走，

茫茫的天涯我一身愁。

哎呀且住！想我韓玉娘，自從逃出庵來，行了多日，且喜重回故國，來到這信

陽地面。只是我的兩足疼痛，口內飢渴，這……這便怎麼處？……看那旁有一老媽媽，擔得有水，待我向前。——啊媽媽！我這廂有禮。

李　嫗：還禮了，你敢是失迷路途麼？

韓玉娘：我乃是遠方行路之人，一時口內飢渴，望求媽媽你行個方便罷！

李　嫗：慢來慢來，你乃行路之人，飲了冷水是要生病的。此地離舍下不遠，家中只有老身一人，我與你燒杯茶兒，你意如何？

韓玉娘：怎敢勞動媽媽。

李　嫗：你忒謙了，隨我來。

韓玉娘：我與媽媽擔水。

李　嫗：這就不敢。娘子隨我來！

（唱搖板）

小娘子且隨我把家門來奔，

可憐你行路人受此苦情。

小娘子請坐。

韓玉娘：有座。

李　媼：小娘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爲何這等狼狽？

韓玉娘：我叫韓玉娘。被擄金邦，受盡磨難。如今，幸被我逃回故國。怎奈我孤苦伶仃，無親無靠。唉，我好命苦哇！（哭）

李　媼：怎麽，你也是孤身一人麽？

韓玉娘：正是。

李　媼：我也是孤身一人。如此說來，你也命苦，我也命薄。唉，苦哇！（哭）

韓玉娘：請問媽媽尊姓。

李　媼：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喪，撇下老身我一人，就在這信陽居住。所生兩個兒子俱已爲國盡忠，戰死沙場。我有意將小娘子留在舍下，每日沿家做些針黹度日。你意如何？

韓玉娘：媽媽若不嫌棄，情願拜在媽媽膝下以爲義女。不知尊意如何？

李　媼：這就不敢當了。

韓玉娘：不必推辭。義母請上，受女兒一拜。

李　嫗：老身我偌大年紀，收了你這樣的一個乾女兒，眞乃可喜。（笑）啊哈哈……

喂喲！（撫腰）

韓玉娘：看仔細。

李　嫗：岔了氣了。哎呀，只管與你講話，忘了你的飢渴。乾女兒，隨我來呀！（笑）

哈哈哈……

韓玉娘：遵命。

〔同下〕

第十四場

〔宗澤上〕

宗　澤：（唱西皮搖板）

惱恨金酋來犯境，

日夜防守不消停；

待機而動把兵進，

但願早日掃煙塵。

〔中軍上〕

中　軍：啓稟元帥：營外拿獲敵營奸細一名，特來報知。

宗　澤：吩咐擊鼓升帳。

中　軍：（傳令）擊鼓升帳。

〔四宋兵分上〕

宗　澤：來，將敵營奸細押進帳來。

中　軍：得令。——下面聽者：元帥有令，將敵營奸細押進帳來。

內　　：啊。

〔二宋兵押程鵬舉上〕

程鵬舉：（唱流水）

死裏逃生回故郡，
我不想又作階下人。
畫圖身旁暗藏定，

破敵之策在我的心。

邁步且把寶帳進——

（接唱搖板）

見了元帥說分明。

宗　澤：哇，膽大奸細，今被拿獲，還不從實招來。

程鵬舉：啓稟元帥：小人程鵬舉，乃大宋人氏，先父也曾在朝爲官。只因金兵入寇，小人被擄，發交張萬戶家爲奴。是我心懷故國，因此連夜逃回，投軍報効，並非奸細，望元帥詳察。

宗　澤：你父何名？

程鵬舉：先父程金龍，曾任吏部之職。

宗　澤：哦！

（唱搖板）

聽一言來才知情，

我與他父一殿臣。

下得位來忙鬆綑。

〔宗澤與程鵬舉鬆綁，六宋兵暗下〕

宗　澤：（接唱）再與賢侄敘衷情。

老夫宗澤，當年曾與你父一殿爲臣，交好甚厚。

程鵬舉：原來是宗老伯父，待侄男大禮參拜。

宗　澤：賢侄少禮。請坐。

程鵬舉：侄男告坐。

宗　澤：賢侄身在金營，可知他邦軍情如何？

程鵬舉：伯父容稟！

（唱原板）

恨賊寇犯中原擾亂百姓，

爲侄我遭不幸被擄金營。

平日裏用心機（轉二六）窺敵動靜。

繪就了賊軍中地理圖形。

宗　澤：（看圖）呀！

顧不得生和死闖過敵境，

投帳下獻圖本共滅金人。（取圖呈獻）

（唱搖板）

見此圖不由我心中歡幸。

程賢任可算得愛國之人。

賢任獻圖有功，待等破金之後，本帥進京保奏，定當重用。暫在營中，共商破敵之策。

程鵬舉：遵命。

〔探子上〕㊃

探　子：報。——金兵張萬戶已到黃河渡口，特來報知。

宗　澤：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宗　澤：中軍聽令。

中軍：在。

宗澤：傳令下去，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明日校場聽點。

中軍：得令。（下）

宗澤：賢侄隨我後帳敍談。正是：報國獻圖齊効命，

程鵬舉：同心協力破金兵。

〔同下〕

第十五場

〔四宋將分上，『起霸』，『點絳』牌子〕

甲將：衆位將軍請了。

衆：請了。

甲將：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請。

〔『大開門』牌子，四宋兵、四馬夫、宗澤同上〕

宗　澤：（唱『點絳唇』）

殺氣衝霄，兒郎虎豹；軍威浩，地動山搖，要把狼煙掃。

衆　：參見元帥。

宗　澤：衆位將軍少禮。

衆　：啊。

宗　澤：（念詩）漫天旌旂照日紅，全憑長策建奇功；

今朝大展擎天手，殺退金人稱我胸。

本帥，宗澤。適才探馬報道，金兵張萬戶已到黃河渡口，幸喜程鵬舉前來獻圖，正好趁此機會，殺他個片甲不歸。——衆將官。

衆　：有。

宗　澤：起兵前往。

衆　：啊。

〔『出隊子』牌子，衆同下〕

第十六場

〔『風入松』牌子，八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張萬戶同上〕

張萬戶：探馬報道：宗澤老兒興兵前來，豈肯容他猖狂。——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殺。

〔四宋兵、四馬夫、四宋將、宗澤同上〕

宗　澤：呔！馬前來的敢莫是張萬戶？

張萬戶：然。

宗　澤：張萬戶！興兵犯界，是何道理？

張萬戶：住口！勸你馬前歸順，還則罷了；倘若執意抵抗，教你片甲不歸。

宗　澤：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宋、金兵將分下。宗澤、張萬戶起打，分下〕

〔宋、金兵將分上，起打，分下〕

〔張萬戶、宗澤上，起打，張萬戶敗下〕

宗　澤：追！

〔衆宋兵將上，過場追下。宗澤追下〕

〔八金兵、張萬戶敗上〕

張萬戶：且住！這老兒殺法驍勇，不免回去搬來救兵，再與那賊鏖戰。——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收兵，收兵！

〔衆同下。衆宋兵將、宗澤同上〕

衆　：那賊大敗。

宗　澤：緊緊追趕。

衆　：啊。

〔衆同下〕

第十七場

〔程鵬舉上〕

程鵬舉：（念引）官居太守，爲賢妻，常掛心頭。（家院暗上）下官程鵬舉。自從投効大營，宗元帥聽我獻策，大破金人。如今那張萬戶老賊早已逃回金邦去了，多蒙宗元帥保我爲襄陽太守。到任以來，每日思念賢妻韓玉娘，不知身落何方。我不免派趙尋前去尋找。——家院。

家　院：有。

程鵬舉：喚趙尋進見。

家　院：遵命。——趙尋進見。

趙　尋：（內）來了。

（上念）大人一聲喚，邁步到堂前。——參見大人。

程鵬舉：罷了。

趙　尋：有何差遣？

程鵬舉：實不相瞞，前者本府與夫人韓玉娘，被擄金邦，一處爲奴。後因夫人力勸我逃回故國，夫人被張萬戶老賊賣與與元舖瞿老丈家，也不知是怎樣的結果。本府想起夫人寢食不安。我意欲煩你去往那瞿老丈家中，尋找夫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趙　尋：大人說哪裏話來，命我尋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舊德，小人敢不從命。只是一向未曾拜見過夫人之面，此去縱然相遇，恐夫人也不肯相認，也是枉然！

程鵬舉：這却不難。啊，趙尋。這包裹之內，有夫人耳環一件，本府的鞋子一隻。那一隻在夫人之手。你就帶在身旁，見面之時，將它獻出，必能相認。

趙　尋：既然如此，小人卽刻前往。

程鵬舉：辛苦你了。

趙　尋：告辭了！

（唱搖板）

卽刻收拾莫稍停，

程鵬舉：路上多加小心！

趙　尋：（接唱）尋找夫人走一程。

程鵬舉：唉！

（唱搖板）

自從我破金兵襄陽到任，
心心念放不下賢德夫人。
今日裏命趙尋前去訪定；
但願得早相見即速回程。（下）

第十八場

〔初更〕

韓玉娘：（內）天哪，天！想我韓玉娘好命苦哇！

（唱二黃倒板）

耳邊廂又聽得初更鼓響。

〔開幕，韓玉娘在燈下紡紗〕

韓玉娘：（哭）喂呀！

（唱散板）

思想起當年事好不悲涼。

遭不幸擄金邦身爲厮養，

與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鴛鴦。

我也曾勸郎君高飛遠颺，（二更）

唉！程郎啊……（哭）

（唱『迴龍』）

又誰知一旦間枉費心腸。

（接唱正板）

到如今受凄涼異鄉飄蕩；

只落得對孤燈獨守空房。（行絃。三更）

想我韓玉娘，雖然歷盡艱苦，只要程郎得回故國，獻圖立功，殺退賊寇，也不枉我對他一片眞情也！

（接唱原板）

我雖是女兒家頗有才量，

全不把兒女情掛在心旁。

但願得我邦家兵臨邊障，

要把那衆番兵，一刀一個斬盡殺絕，到此時方稱了心腸。（行絃）

李嫗：（內）啊，女兒，天色不早，安歇了罷。

韓玉娘：是，孩兒就要睡的。

李嫗：女兒不必憂愁，日後你夫妻自有相逢之日，安歇了罷！

韓玉娘：是，孩兒遵命。——唉，自從與程郞分別之後，至今音信全無，難道說他把我忘得乾乾淨淨了麽！

（接唱）恨只恨那程郞把我遺忘，

全不念我夫妻患難情長。

到如今只落得空懷悵惘，（四更）

（接唱散板）

留下這清白體還我爹娘。

〔『萬年歡』牌子，韓玉娘入夢。八宋兵捧鳳冠、霞帔，轎夫、家院引程鵬舉上。程喚起韓，示意已得來官誥，請韓收受，韓初不允，程跪請，遂受。程扶韓上轎，衆起行，同下。韓仍回原處入睡〕

韓玉娘：（唱西皮倒板）

適才間見程郎官宦模樣。（醒覺）

呀！

（接唱散板）

醒來時不覺得一夢黃粱。

哎呀且住！適才夢見程郎，衣錦榮歸，接我赴任。不知是何緣故！唉，且自由他。看天色已明，不免到外面浣洗一回便了！

（唱搖板）

看今日天氣晴風和日暖。

〔趙尋精神沮喪地挾包袱上。將包袱失落在地，忽下〕

韓玉娘：呀！

（接唱）行路人失包裹叫他回還。

且住！看那位客官，慌慌張張，失落包裹。待我喚他轉來。——啊，客官請

轉，客官請轉！

趙　尋：（上）大嫂喚我回來做甚哪？

韓玉娘：你的包裹失落了。

趙　尋：哦，多謝大嫂。

韓玉娘：豈敢。

〔趙尋拾起包袱下〕

韓玉娘：哎呀且住！看那位客官走得慌速，必有心事在懷。嘍！休管他人的閑事，不

免浣洗一回便了。

趙　尋：（上唱搖板）

適才間虧大嫂將我喚轉，

如不然見大人有何話言！

哎呀且住！適才若不是這位大嫂將我喚回，倘若包裹失落，我回去是怎樣交差呀！我看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贈她幾兩銀子，以爲酬報。——啊，大嫂請了。

韓玉娘：還禮。啊，客官爲何去而復轉？

趙　尋：適才多蒙大嫂的恩德，在下無以爲報；現有紋銀一錠，請大嫂收下，以表寸心。

韓玉娘：客官說哪裏話來，你失落包裹，我不過喚你一聲，哪能受你的銀兩。

趙　尋：大嫂不受。請問大嫂尊姓，日後也好答報哇。

韓玉娘：你問我的姓氏麼？

趙　尋：正是。

韓玉娘：奴家姓韓。

趙　尋：（自語）啊？她說她姓韓。想我家夫人也姓韓哪。待我仔細問來。——請問大嫂，你家官人姓甚名誰，做何生理？

韓玉娘：這……不說也罷。

趙　尋：（自語）看此情形其中定有緣故。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嗎？想我家夫人，她已然出家爲尼了哇！……有了，我不免將這包裹打開，倘若她是我家夫人，看見裏面的物件，必要追問於我。我就是這個主意。——啊，大嫂，我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寬裕，這錠銀子麽，還是請大嫂收下罷。

韓玉娘：我雖貧寒，尚可度日。客官不必掛意。請趕路要緊！

趙　尋：如此多謝了。

韓玉娘：趕路要緊哪。

趙　尋：待我將銀子包好。

〔趙尋故意打開包裹顯示鞋子，韓玉娘見鞋吃驚，趙尋包好銀子，假做走去〕

韓玉娘：啊！客官請轉，客官請轉！

趙　尋：大嫂喚我回來做甚哪？

韓玉娘：我來問你，你從哪道而來？

趙　尋：我打從襄陽而來。

韓玉娘：這包內的鞋兒，是哪裏來的？

趙　尋：哦，大嫂問這隻鞋兒麽？
韓玉娘：正是。
趙　尋：此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以此鞋爲證，前來尋訪韓氏夫人的。
韓玉娘：你可曾訪着你家夫人？
趙　尋：是我去到興元鋪，那瞿老丈對我言講，我家夫人已經出家爲尼；我又趕到觀音庵內，老尼姑言道，夫人出外投親去了；是我無法尋找，只得回去交差。
韓玉娘：我來問你，你家大人他可是姓程？
趙　尋：他是姓程。
韓玉娘：名鵬舉？
趙　尋：是呀！
韓玉娘：他……他今在何處？
趙　尋：現爲襄陽太守，就在任上。
韓玉娘：你快將此鞋拿來我看。
趙　尋：是是是。（取鞋）鞋兒在此，大嫂請看。

韓玉娘：（接鞋看）哎呀程郎啊！如今你身做高官，怎知爲妻我在此受苦哇……（哭）

（唱『哭頭』）

拋血淚夢魂繞肝腸痛壞，（嘔血）

（接唱散板）

今日裏燕歸來明月入懷。

〔李媼上〕

李　媼：外面何人講話，待我出去看來。（見韓玉娘站立不穩，急上前扶住）——啊，女兒，爲何這等模樣啊？

韓玉娘：唉！……

趙　尋：啊，大嫂，見了此鞋爲何如此悲痛啊？

韓玉娘：我實對你說了罷——我就是韓玉娘。

趙　尋：哦，原來是夫人在此。小人不知，望乞恕罪。

韓玉娘：快快請起。你叫甚麽名字？

趙　尋：小人名叫趙尋。啊，夫人，此位是……

韓玉娘：這就是我的義母——李老太太。

趙　尋：哦，原來是李老太太，小人有禮了。

李　媼：起來，起來。——啊，女兒，此事從何說起？

韓玉娘：只因程郎現任襄陽太守，差趙尋前來接我。（示鞋）女兒睹物傷情，一時悲痛難忍，故爾得此重病。啊，義母，你將那隻鞋兒一道交與趙尋，我們速速收拾收拾，卽刻隨他赴……（嘔血）

李　媼：快到後面歇息歇息，待等病體好了，再去不遲。

〔李媼將韓玉娘扶下後返回〕

趙　尋：啊，李老太太，教小人如何回去交差呀？

李　媼：現有鞋兒一雙，回去報與你家大人知道，速速前來接她上任。

趙　尋：哦，是是是。（下）

李　媼：唉，這是哪裏說起！（下）

第十九場

〔八宋兵引程鵬舉上〕

程鵬舉：（唱西皮搖板）

那趙尋他一去杳無音信。

〔『掃頭』，趙尋上〕

趙　尋：參見大人。

程鵬舉：趙尋回來了，尋找夫人之事怎麼樣了？

趙　尋：那瞿老丈對我言講，我家夫人不允親事，已然出家爲尼了哇！

程鵬舉：哦，已出家爲尼了麼？

趙　尋：我還有下情。

程鵬舉：還有甚麼下情，你快快講來啊！

趙　尋：我又趕到觀音庵內，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又出外投親去了。

程鵬舉：她在那裏並無甚麼親眷哪！

趙　尋：是啊，小人無法尋覓，只得回來交差；行至中途，巧遇夫人，獻出此鞋，才得相認。

程鵬舉：夫人現在哪裏？

趙　尋：現在信陽李家。那時，夫人一見此鞋，悲痛交加，忽得急症。小人只得將這兩隻鞋兒一同帶回，以爲憑證。（呈鞋）望大人速速探望夫人要緊。

程鵬舉：哦，夫人她……她忽然生起病來了麼？

趙　尋：病了哇！

程鵬舉：唉，夫人受苦染病，都是下官之罪也。必須急速前去與她相見。吩咐下面，準備轎馬，即刻登程便了！

（唱搖板）

聽罷了一席話珠淚滾滾，
賢夫人悲往事重病纏身。
我這裏急忙忙來跨金鐙——

〔程上馬，衆圓場，程下馬，八宋兵下〕

程鵬舉：（接唱） 恨不得一霎時得見夫人。
趙　尋：來此已是。
程鵬舉：上前叫門。
趙　尋：啊，老太太開門來！
李　嫗：（上）是哪個？
趙　尋：我家大人來了。
程鵬舉：這是何人？
趙　尋：啊，大人，這就是李老太太——夫人的義母。
程鵬舉：原來是義母。（欲跪）
李　嫗：哎呀，這就不敢！裏面講話。
程鵬舉：請！——（向趙尋）你且退下。
趙　尋：是。（下）
程鵬舉：請問義母，我妻今在何處？
李　嫗：身染重病，現在裏面。

程鵬舉：待我前去與她相見。

李　嫗：你且在此等候，待我扶她出來。

程鵬舉：是是是。——唉，不知夫人的病體，如今怎麼樣了！

李　嫗：啊，女兒，你家官人來了哇！

〔李嫗入內扶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二黃散板）

撥雲霧見青天蒼蒼覆蓋。

李　嫗：女兒，你官人來了哇！

程鵬舉：哎呀，夫人哪……（哭）

韓玉娘：（接唱）　別夢回殘月圓花落花開。

程鵬舉：夫人哪！

（接唱）　想夫人偶得病並無大礙，

今日裏正是你苦盡甘來。

李　嫗：你二人在此講話，待老身與你們燒杯茶來。

程鵬舉：義母不要費心。

李　嫗：（自語）哎呀！這就好了！（下）

程鵬舉：啊，夫人，聽趙尋對我言講，你受了千辛萬苦，俱是下官之過，今日環履重圓，怎麽夫人你又生起病來了哇！

韓玉娘：我爲你受了千辛萬苦，如今才得苦盡甘來。唉，實指望一同赴任，誰知我又身染重病。倘有不測，豈不辜負我這一片癡心哪……（哭）

（唱『反四平調』）

夫妻們分別幾載，
好似孤雁歸來。
可憐我被賊將奴來賣，
我受盡了禍災，
棒打鴛鴦好不傷懷。
幸遇着義母她眞心看待，
今日裏才得再和諧。

但願得了却了當年舊債。

程鵬舉：夫人哪……

〔韓玉娘、程鵬舉對哭〕

韓玉娘：（接唱）縱死在黃泉也好安排。（入於昏迷）

程鵬舉：啊，夫人不要傷心，還是好好的將養才是。啊，夫人，你……你怎麼不講話呀？

韓玉娘：（譫語）哎呀老爺！我勸他好生服侍老爺，焉敢勸他逃走。老爺開恩，玉娘實實的寃枉啊！（哭）

程鵬舉：啊，夫人，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呀？

韓玉娘：張萬戶老賊！他……他們都來了！

程鵬舉：啊，夫人！張萬戶那賊已逃回金邦去了，你不要害怕呀。哎呀！這便如何是好！——義母快來！

李　媼：（上）大人何事？

程鵬舉：我妻子她有些昏迷顚倒。

李　嫗：待我看來！——啊，女兒醒來，女兒醒來！
韓玉娘：(向李嫗)哎呀師父！想我才入空門，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罷！不去也罷！
李　嫗：女兒，怎麽樣了哇？
韓玉娘：你……你爲何將我賣與甚麽胡公子啊？
程鵬舉：唉！都是我的不是。——啊，義母這裏來！看她神情不好，煩勞義母，帶領趙尋，請個名醫前來與她調治調治。
李　嫗：是是是。——哎呀呀，糟了，糟了！(下)
程鵬舉：啊，夫人！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靜心養病才好哇！
韓玉娘：(似淸醒)啊，相公。
程鵬舉：下官在此。
韓玉娘：車轎可曾齊備？
程鵬舉：俱已齊備。
韓玉娘：我卽刻就要起程。
程鵬舉：這就好了，夫人明白了。

韓玉娘：如此攙我來！

程鵬舉：啊，夫人！待等病體好了，再走哇！（扶起韓玉娘）

韓玉娘：（唱二黃散板）

猛然間只覺得肝腸痛壞——

程鵬舉：看仔細！

韓玉娘：（接唱）怕的是我夫妻就要分開。

我與你生和死恩情似海，

程鵬舉：你要多多的保重了哇！

韓玉娘：（接唱）尋一處乾淨土月冷泉台。（氣絕，倒在程臂上）

程鵬舉：哎呀夫人，夫人！——媽媽快來，媽媽快來。——哎呀夫人哪！

（唱『哭批』）

一見夫人喪了命。哎呀，夫人哪！

頃刻生死兩離分。

〔『尾聲』牌子，幕落〕

——劇　終——

㈠ 此處刪去原有觀音庵老尼的過場。

㈡ 北京方言，是華麗服裝的意思。

㈢ 北京方言，是沒有把握的意思。

㈣ 此處上探報係整理時增加的。

打登州

前記

『打登州』是根據民間說唱『瓦崗寨』故事改編的一個傳統劇目。

隋末，山東綠林英雄程咬金、尤俊達等劫奪皇杠，被靠山王楊林擒獲，發交歷城監禁。歷城捕快秦瓊與程等爲結義弟兄，乃設計劫牢反獄，將他們救出來。程等遂赴瓦崗寨聚義。

楊林得悉，命部將王周（原名羅周）赴歷城，提解秦瓊到登州審訊。程咬金等聞訊，亦派史大奈暗地防護，相機解救。秦瓊起解途中，宿於三家店，因受刑感嘆，道出羅成，王周才知道他和自己有親戚關係。適史大奈也趕到此處，三人乃計議約合瓦崗寨的弟兄們，於八月十五齊集登州起事，救出秦瓊。

史大奈帶信回山，程咬金等遂化裝混入登州。在八月十五那天，楊林提出秦瓊，命他在校場演武，擬在演武之後，當衆擊斃，以便揚名立威。這時瓦崗寨的英雄們，已埋伏在校場附近，一齊殺出，打敗楊林，救出秦瓊，同返山寨。

這個劇本是由演員楊寶森先生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整理時，就其演出本，把一些不妥善的情節和不貼切的詞句，加以適當的改動和修潤。

打登州

第一場

〔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

楊　林：（唱『點絳唇』）

血戰爭先，貔貅十萬，威名顯，掌握兵權，誰敢將令犯！

（念詩）可恨秦瓊做事差，放縱響馬不捉拿；

知法犯法眞膽大，飛籤火票拿問他。

孤，靠山王楊林。可恨響馬程咬金等，兩次打劫皇杠，被孤拿獲，發交歷城監禁；不想那些賊人，竟敢劫牢反獄。想那捕快秦瓊，武藝高強，若非暗助他們，怎能逃走。不免發下牌票，命王周去至歷城，提解秦瓊到此，嚴加拷問。——來！

中　軍：有。

楊　林：喚王周進帳。

中　軍：王周進帳。

王　周：（內）來也。

（上念）燕山羅家將，登州隱姓名。——參見父王，有何將令？

楊　林：還有公文一角，命你去至歷城，提解秦瓊，不得有誤！

王　周：得令。（下）

楊　林：正是：令出山岳動，言發鬼神驚。——掩門！

〔衆同下〕

第二場

王　周：（內）走哇！（上）

奉了靠山王之命，去往歷城，提解秦瓊，就此馬上加鞭。

〔圓場，樊虎、連明暗上，王周下馬〕

王　周：靠山王公文到！

樊　虎：迎接上差。

連　明：有請太爺。

〔四衙役引縣令上〕

縣　令：歷城爲縣令，終日理民情。——何事？

樊虎
連明：靠山王楊老千歲差官到。

縣　令：有請。

樊虎
連明：有請啊！

王　周：貴縣請了。

縣　令：請了。差官到此何事？

王　周：靠山王有公文到來，貴縣請看。

縣　令：待我看來。（看公文）哦，原來爲此。——差官請至館驛待茶。

王周
縣令：請。

〔王周下〕

縣　令：樊虎、連明！

樊虎
連明：在。

縣　令：命你二人速傳秦瓊到衙，快去！

樊虎
連明：遵命。

〔衆分下〕

第三場

〔秦母上〕

秦　母：（唱西皮原板）

我兒秦瓊多賢孝，
廣結賓朋義氣高。
但願他將來身顯耀，
不枉我教子受辛勞。

〔秦妻上〕

秦　妻：（唱搖板）

天色未明公差到，
喚去兒夫有蹊蹺。
此事教人難意料，
左思右想心內焦。

婆母萬福。

秦　母：罷了，一旁坐下。

秦　妻：謝座。（長嘆）唉！……

秦　母：媳婦爲何長嘆？

秦　妻：啊，婆母，今日天色未明，公差到此，將我丈夫喚進衙去，至今未歸，不知爲了何事？

秦　母：是啊，天到這般時候，還不回來，難道有甚麽意外之事麽？

秦　妻：唉，令人放心不下！

〔樊虎上〕

樊　虎：忙將二哥事，說與伯母知。——參見伯母，大事不好啦！

秦母、秦妻：何事驚慌？

樊　虎：只因靠山王楊林，有公文到來，將我秦二哥上了刑具，馬上就解往登州。你婆媳二人快到十里長亭瞧瞧去吧！

秦母、秦妻：（吃驚）啊？

樊　虎：話已說明，公事要緊，我要告辭啦。

秦　母：有勞賢侄。

樊　虎：好說，好說，你們快點兒去吧！（下）

秦　母：哎呀，媳婦啊！你丈夫上了刑具，解往登州，我們速速趕至十里長亭相見一面吧！

秦　妻：媳婦遵命。

〔『掃頭』，二人同下〕

第四場

秦　瓊：（內唱西皮倒板）

無情鐵索綑蛟龍，

〔四衙役、樊虎、連明、王周、秦瓊同上〕

秦　瓊：（接唱原板）

不由秦瓊怒氣沖。

俺平生交友義氣重，

俠腸義膽論英雄。

靠山王傳令山岳動，

歷城縣內捉拿我秦瓊。

捨不得老母無人侍奉，

（轉流水）

捨不得妻和子淚洒前胸。

捨不得親眷們同衙伙衆，

實難捨鄰居們仁義賓朋。

前思後想心暗痛——

（接唱搖板）

可嘆我闖蕩江湖有始無終！

〔秦母、秦妻上〕

秦　母：（唱西皮散板）

顧不得年紀邁把崎嶇路上，

皆因是爲娘的愛子情長。

眼望着長亭悲聲放——

秦　妻：（接唱）見兒夫好一似刀刺我心腸！

秦母
秦妻：（哭）兒
夫啊！……

秦　瓊：（唱西皮倒板）

耳邊廂又聽得悲聲大放——

唉，娘啊……

（接唱散板）

抬頭只見兒的娘。
不想災禍從天降，
此去恐難還故鄉。
老娘親休將兒盼望，
權當是未生兒一場！

秦　母：哎呀兒啊！靠山王爲了何事要將你解往登州？

秦　瓊：母親哪！靠山王捉拿孩兒，一定是爲了羣雄劫牢反獄，大反山東之故。兒今此去，吉凶不保，望母親靜養身體，休要掛念你這苦命的孩兒呀……

秦　妻：夫啊！有甚麽言語，快快囑咐爲妻幾句！

秦　瓊：妻呀！事已至此，我縱有千言萬語，一時焉能說得盡！我今此去，只恐有死無生，望你在母親面前，多多孝敬；管教我兒長大成人，也好接續香煙。倘得生還，一家還有相逢之日！——母親請上，孩兒這裏叩別了！

（唱散板）

含悲忍淚拜慈親。

秦　母：（接唱）不想一家骨肉分。

秦　妻：（接唱）只恨蒼天無靈應。

秦　瓊：（接唱）你休要恨天怨地淚淋淋。

秦　母：（接唱）秦瓊，我的兒呀……

秦　瓊：（接唱）老娘親哪……

秦　妻：（接唱）我的夫啊……

秦　瓊：（接唱）賢德的妻呀……

秦母妻瓊：（哭頭）啊、啊、啊……我的兒夫娘啊……

〔『掃頭』，分下〕

第五場㈡

〔史大奈上〕

史大奈：（念詩）虎疲瘦心在，踏破花世界。若問名和姓，俺本史大奈。

只因秦二哥，被靠山王楊林解往登州；是俺奉了三哥將令，去往登州路上，搭救於他。看天時不早，甩開大步走遭也。

（唱西皮搖板）

瓦崗寨上令旗擺，

（接唱流水）

豪傑獨自下山來。

秦二哥歷城起了解，

徐三哥妙計巧安排。

因此差俺史大奈，

不分晝夜到此來。

甩開大步我就往前踹，——

（接唱搖板）

搭救了秦二哥方稱心懷。（下）

第六場

〔四衙役、樊虎、連明、王周、秦瓊同上〕

秦　瓊：（唱西皮流水）㊂
　歷城縣內上了枉（讀如『肘』），
　兒行千里母擔憂。
　眼看日落西山後，
　望求差爺把店投。

樊虎連明：來在店房。

王　周：向前打店。

樊　虎：是啦。——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　家：來啦，來啦。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是住店的嗎？

王　周：正是。可有上房？

店　家：有上房。

王　周：帶路。

店　家：是啦。

〔衆同進店〕

店　家：呵，原來是二位醋爺。

樊虎
連明：嘍，二位將爺。

店　家：哎，醬醋緊相連麼。哎，眞個的，你們解着的這位是誰呀？

樊　虎：山東好漢秦瓊。

店　家：好漢秦瓊啊？久聞其名，未見其形，今日一見，果然英雄。

樊虎
連明：哎，英雄！

史大奈：（內）走哇！（上）

且住，秦二哥在前面走，俺在後面趕，趕至此處，因何不見？……來此已是三家店。想是二哥住在此店，待俺也投宿了罷。——店家，店家，呔！店家！

店　家：（出門看，一驚）哎喲，老爺子！去年臘月二十三，把您送到天上去啦，您怎麼

又下來啦？

史大奈：嘍，俺是個人哪。

店　家：神？神不在廟裏頭？

史大奈：嘍，俺是個人。

店　家：人？您怎麼這個長像兒呀？

史大奈：天生的凶臉。

店　家：哦，凶臉哪？你是幹甚麼的呀？

史大奈：俺是住店的。

店　家：哦，住店的。

史大奈：可有上房？

店　家：有，被差官住啦。

史大奈：有道是『一品官，二品客』。他住得，俺也住得。帶路！

店　家：是。

〔店家領進門，史大奈與秦瓊對視〕

秦　瓊：來的敢是史……

史大奈：住了！俺與你人生面不熟，你要使喚哪一個？

秦　瓊：這……

店　家：他是使喚我小店家的。

史大奈：哼，他倒會講話呀！——那一漢子，我看你面黃肌瘦，莫非有病麽？

秦　瓊：病倒有，難道你會醫治麽？

史大奈：俺不爲你的病，還不來呢。這有膏藥兩張，丸藥一包，將膏藥貼在前心一張，後心一張。再將這丸藥，一更天吃下，二更天發燥，到了三更，就要動手動脚的了。

秦　瓊：但不知何藥爲引？

史大奈：三把黃土爲引，裏把過，外把過。記下了！

秦　瓊：記下了。

店　家：嘿！看你不出，倒是一個獸醫。

史大奈：嘍，俺是個代醫。

店　家：不錯，不錯，是代醫。我問問你，我有點病兒，你可會治嗎？

史大奈：你有何病哪？

店　家：我呀，吃飽了不餓，喝足了不渴。

史大奈：咦！這個混帳東西，他倒耍起俺來了。待我吓他一吓。——你近前來！

（拔刀）

店　家：幹甚麼呀？

史大奈：看刀！

店　家：哎呀，您這是怎麽治哪？

史大奈：將你的肚皮剝開，把肝、肺、腸、肚，取了出來，用涼水洗把洗把，再裝進裏面，用藥針縫上，就好了。

店　家：我呀，『賣羊肚兒的回家』——

史大奈：此話怎講？

店　家：『留命喝湯』。

史大奈：去你娘的！——俺在哪裏歇息？

店　家：隨我來。

史大奈：帶路！

店　家：這屋裏。

史大奈：店家！今晚三更時分，若有風吹草動，你不要出來；你若出來，我就是這一刀……要了你的狗命！（下）

店　家：喝！好傢伙，眞厲害！

樊虎
連明：店家，店家。

店　家：來啦，來啦。

樊虎
連明：我們在哪兒睡呀？

店　家：隨我來——這屋裏。

〔樊虎、連明等下〕

王　周：啊，店家。路上走了差事，我們擔待；若是店中走了差事，就要你擔待。

店　家：那我可擔待不起。我倒有個主意，這麽辦，把他兩條腿、一隻手，綑在一塊兒，吊起來，他還跑得了嗎？這還有個名堂兒——

王　周：甚麽名堂？

店　家：這叫鳳凰單展翅。

王　周：好，將他吊了起來。（綑吊秦瓊）

（唱二黃散板）

鳳凰單翼忙吊起，

諒他插翅也難飛。

店　家：您還有甚麽事兒嗎？

王　周：喚你再來，去罷。

店　家：是啦。

（店家下。王持燈出門看，關門，入座。起初更）

秦　瓊：想俺秦瓊，英名蓋世，不想夜宿三家店內，受此酷刑，好不傷感人也！

（唱二黃慢板）

在店中吊上竿威風難展，

想起了衆家兄弟義結金蘭。

馬渴思飲長江水，
人在難中有苦難言；
魏大哥、徐三弟難得見，
咬金、俊達、金甲、童環，
魯明星、魯明月、伯黨、國遠，
燕山羅成相見難！
弟兄們若知我遭此大難，（轉散板）
必定要搭救我免受熬煎。（起二更）

王　周：呀！

（唱散板）

聽他言來心內驚，
爲何暗地道羅成？
走向前來將他問，
羅成是你甚麼人？

秦　瓊：（接唱）差官不必將我問，
我與羅成姑表親。

王　周：（接唱）聽他言來才知情，
原來是我羅門的姑表親。
走向前來忙鬆綑，——（將秦瓊解下）

秦　瓊：（接唱）問聲差官是何人？

王　周：（接唱）二哥不必將弟問，
羅周就是小弟的名。

秦　瓊：（接唱）不該不該大不該，
不該將兄吊起來！

王　周：小弟不知啊。

秦　瓊：（接唱）你不知來我不怪，
弟兄對坐敍開懷。（入座）

王　周：二哥，依小弟之見，倒不如逃走了吧！

秦　瓊：我若逃走，豈不連累於你。

王　周：唉！這……

〔起三更，史大奈上〕

史大奈：天交三鼓，不知二哥睡着無有？待俺以三把黃土爲引，裏把過，外把過——

秦　瓊：哦！裏把過，外把過。開門看看是哪個？

史大奈：啊，你是二哥？

秦　瓊：正是愚兄。

史大奈：走，走，走！

秦　瓊：走不得。

史大奈：怎麼走不得？

秦　瓊：現有公差在此。

史大奈：待小弟結果了他的狗命！

秦　瓊：殺不得。

史大奈：怎麼殺不得？

秦　瓊：他不是外人。

史大奈：是哪個？

秦　瓊：乃是一門內親。

史大奈：啊，一門內親？待小弟見過。

秦　瓊：這倒使得。——羅賢弟見過史賢弟。

王　周：史仁兄，小弟有禮。

史大奈：（拔刀）看刀！

秦　瓊：（攔阻）這做甚麼？

史大奈：試試他的膽量如何？

秦　瓊：膽量是好的。

史大奈：啊，膽量是好的？

秦　瓊：是好的。

史大奈：羅爺，你與二哥既是一門內親，為何不放他逃走？

王　周：二哥不走，也是枉然。

史大奈：啊，二哥，羅爺放你逃走，你爲何不走？
秦　瓊：我若逃走，一來連累羅表弟，二來家中還有老母妻子，如何走得！
史大奈：就該修下書信，約集衆家弟兄，前往登州搭救二哥要緊。
秦　瓊：兩膀疼痛，難以提筆。
王　周：小弟代筆。
秦　瓊：何人下書？
史大奈：小弟將書信帶回山去。
秦　瓊：好，有勞二位賢弟。
（唱西皮倒板）
三家店內把計定。
（接唱原板）
好一似龍虎會風雲。
弟兄們同把店房進——（三人入座，史大奈坐椅背上）
有勞賢弟修書文。

上寫秦瓊頓首拜……

〔史大奈抬腿，踩王周頭，踏桌上〕

秦瓊王周：這做甚麽？

史大奈：咱的腿上受了風寒，有些疼痛。

秦瓊：你自己揉上一揉，也就好了。

史大奈：待俺揉把揉把。（揉腿）啊，好了。——二哥念，羅爺寫！

秦瓊：（接唱原板）

拜上同盟結義人，

八月十五登州進……

史大奈：（揮刀向王周）看刀！

秦瓊：嘍，又做甚麽？

史大奈：試試他的膽量如何？

秦瓊：方才言過，膽量是好的。

史大奈：膽量是好的；哼，如此二哥念，羅爺寫！

秦　瓊：（接唱原板）
　　搭救愚兄上山林。
　一封書信修齊整。——
史大奈：啊，二哥，外面有兩個人影兒，出去看來！
秦　瓊：（出門看）外面無人，乃是燈光照得你我弟兄的人影。
史大奈：哦，無有人。
秦　瓊：賢弟呀！
　（接唱搖板）
　　有勞賢弟走一程。
史大奈：拿過來呀！
　（接唱）羅爺請上受拜託，
　一路上必須要照看二哥。
　我弟兄結拜三十六個，
　惟有那徐三哥智謀多。

昨日裏在山寨吩咐於我，
他命我殺了你搭救二哥。

秦　瓊：殺不得，方才言過，他乃是一門內親。

史大奈：啊！

（接唱）是內親我不殺將你放過，
切莫教秦二哥再受折磨。
約定了中秋日在登州放火，
那時節你做個裏應外合。
叫二哥與羅爺隨定於我。——

啊？

又只見店房門上了封鎖。
我這裏用鋼刀劈門而過。——

秦　瓊：且慢。驚動店家，只恐走不成了。

史大奈：𡂿呀！

（接唱）驚動了店小兒又起風波。

二哥，小弟的本領，你是知道的？

秦　瓊：知道的。

史大奈：俺獻醜了！

（接唱）俺這裏施本領越牆而過——

在牆外聽他們講些甚麽。

秦　瓊：啊，賢弟，史賢弟在瓦崗寨上，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眞乃英雄也！

史大奈：（笑）哈哈哈……

（接唱）他二人口聲聲誇獎於我，

恨不得插雙翅飛上山坡。（下）

秦　瓊：（接唱）三家店内計定好，

不由秦瓊喜眉梢，

但願故友早來到。

王　周：（接唱）搭救二哥出籠牢。

〔同下〕

第七場

〔魏徵、徐勣、尤俊達、單雄信、齊國遠、王伯黨、謝映登、羅成同上〕

衆　：（唱『點絳唇』）

義膽俠腸，江湖闖蕩；劫皇杠，聚義瓦崗，齊心把業創。

衆　：俺——

魏　徵：魏徵。

徐　勣：徐勣。

尤俊達：尤俊達。

單雄信：單雄信。

齊國遠：齊國遠。

王伯黨：王伯黨。

謝映登：謝映登。

羅　成：羅成。

徐　勣：衆位弟兄請了。

衆　　：請了。

徐　勣：大王排山，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四嘍兵引程咬金上〕

程咬金：（笑）哈哈哈……

（念數板）

家住山東縣東阿，　斑鳩店上有咱家。
別的買賣不會做，　學會了編竹笆。
拿到長街賣，　偶遇尤俊達。
二人拱拱手，　拉我到他家。
打開了兵器庫，　刀槍任我拿。
咱使宣化斧，　他使五股叉。

二人把山下， 長葉嶺前刼奪皇杠銀子白花花。
弟兄們任意拿， 論甚麽你我他。
二次把山下， 黄土崗上遇着楊林老兒把咱拿。
拿到歷城縣， 披鎖又帶枷。
多虧了秦叔寶， 捨命搭救咱。
定下了牢籠計， 牢眼裏往外拉。
來到了瓦崗寨， 聚會衆豪俠。
同心合意打天下， 杏黄旗兒山上插。
提起了當年事， 一場大笑話，大笑話。
（笑）哈哈哈……（入座）

衆　：參見大王。

程咬金：衆位弟兄少禮，請坐。

衆　：謝座。

程咬金：（念詩）昔日草鞋今日靴， 瓦崗寨上聚豪傑；

有人問孤名和姓，　我是咬金程知節。

孤，混世魔王程咬金。弟兄三十六人，在賈家樓結拜。只爲打劫皇杠，劫牢反獄，大反山東；來在這瓦崗寨上，衆家弟兄立我爲王。扯起了杏黃旗，替天行道。聞得秦二哥有難，已命史大奈前去打探，　也好搭救於他。眞個的，怎麼還不回來呀？

徐　勣：這般時候，理應回來了。

史大奈：（內）走哇！（上）參見大王。

程咬金：打探二哥之事，怎麼樣了？

史大奈：秦二哥有書信一封，大王請看。

程咬金：上面黑花花，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哎，我說魏大哥，你夠多麼陰哪，坐在一邊兒，不言不語，你倒是看看哪！

魏　徵：待我看來。

（唱西皮搖板）

上寫秦瓊頓首拜，

拜上同盟結義人。

八月十五登州進，

搭救愚兄上山林。

秦二哥書中言道：望我等八月十五前往登州搭救。

程咬金：既然如此，三哥有何妙計？

徐　勣：你我弟兄扮做買賣客商模樣，混進登州，也好相救。

程咬金：就依三哥，大家改扮起來！

衆　：遵命。

〔衆同下〕

第八場

〔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

楊　林：（唱西皮搖板）

可恨秦瓊行不正，

勾結響馬反歷城。
孤命王周去拿問，
等他到此用典刑。

〔王周上〕

王　周：參見父王，兒臣交令。
楊　林：秦瓊可曾拿到？
王　周：現已拿到。
楊　林：押進帳來！
王　周：遵命。

〔下，帶秦瓊上〕

秦　瓊：參見千歲。
楊　林：下跪可是秦瓊？
秦　瓊：正是。
楊　林：可惱！

（唱二黃散板）

惱恨秦瓊做事差，

大反山東犯國法！

秦　瓊：千歲將小人拿來，原來爲大反山東之故！

楊　林：着，着，着！

秦　瓊：（接唱散板）

大反山東是響馬。

楊　林：呸！

（唱散板）

你身爲捕快不捉拿！

叫王周將秦瓊押至在丹墀下——

〔秦瓊被按倒〕

楊　林：（接唱原板）

有孤王下位去親自問他。

脫袍——現出了玲瓏鎧甲，
棒來！
（接唱）虬龍棒在孤的手中拿。
罵聲秦瓊眞膽大，
放縱響馬犯王法。
手持着虬龍棒朝下打——㊃

王　周：（攔阻，接唱）
急忙攔阻把話答。
楊　林：我兒爲何攔阻？
王　周：若是一棒將他打死，豈不便宜了他！
楊　林：依你之見呢？
王　周：將他押在後山石洞之內，待等八月十五，提出監來，押至校場，命他演武之
後，再將他一棒打死，豈不揚名天下！
楊　林：哪個揚名天下？

王　周：父王揚名天下。

楊　林：（笑）哈哈哈……孤將秦瓊交與你。

〔楊林下，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同下〕

王　周：八月十五見高低。（扶起秦瓊）

秦　瓊：（唱二黃倒板）

千層浪裏翻身轉，

（接唱散板）

百尺高竿得命還。

哎呀賢弟呀！適才教那老賊一棒將兄打死，也免得賢弟你掛心哪！

王　周：二哥，難道忘了三家店內修書之事麽？

秦　瓊：禁聲！（雙望門）賢弟呀！

（唱散板）

蛟龍正在沙灘困，

切盼春雷響一聲。

王　周：（接唱）再與老賊見輸贏。耐等八月十五到，

〔秦瓊、王周同下〕

第九場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

程咬金：衆位弟兄，扮好了沒有哇？

衆　：扮好了。

程咬金：別忙，我得問問。（向徐勣）三哥，你是幹甚麽的？

徐　勣：算命的。

程咬金：哦，算命的。（向尤俊達）你是幹甚麽的？

尤俊達：賣馬的。

程咬金：（向單雄信）五哥，你是賣甚麽的？

單雄信：賣膏藥的。

程咬金：（向羅成）八弟，你哪？
羅　成：賣字畫的。
程咬金：（向王伯黨）王賢弟，你哪？
王伯黨：賣藝的。
衆　　：大王，你呢？
程咬金：我呀，小買賣人兒，賣燒餅的。
徐　勣：衆家弟兄，此去到了登州，看我放火爲號。記下了！
衆　　：記下了。
徐　勣：哪位賢弟，先行一步？
程咬金：待我老程，先去走走。燒餅得啦！（下）
衆　　：請！

〔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下〕

第十場

〔王周上〕

王　周：眼看中秋到，盼望衆英豪。今乃八月十四，明日衆家弟兄，必定前來搭救二哥。俺不免暗地請他出來，去往大街之上，也好與衆家弟兄相見。——有請二哥。

〔秦瓊上〕

秦　瓊：（唱二黃散板）

為救朋友惹下禍，
腕帶桎鎖受折磨。

王　周：今乃八月十四，衆家弟兄必定應約前來。請二哥去到大街之上，也好相見。啊，賢弟。將愚兄請出，為了何事？

秦　瓊：正合我意。就煩賢弟先行，打探瓦崗弟兄的消息便了。

王　周：遵命。（下）

秦　瓊：（唱二黃倒板）

登州城悶壞了秦叔寶。

（接唱『迴龍』）

行過來、走過去、大街之上、腕帶桎鎖、倒教我好不心焦！

（唱原板）

十數載英名誰不曉，

不想今日陷監牢。

這才是屋漏偏遭連陰雨，

船到江心失了篙！（行絃）

〔徐勣上〕

徐　勣：算命，算命哪。

秦　瓊：那旁來的敢是茂……

徐　勣：你冒了風寒，我有藥與你醫治。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徐　勣：你窮，我也不富。

秦　瓊：賢弟莫非救我來了？

徐　勣：嘜，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算命哪。（下）

秦　瓊：（接唱原板）

徐茂公夙日智謀好，

爲何不救我出籠牢？

是是是來明白了，

其中定有巧計高。（行絃）

〔尤俊達上〕

尤俊達：賣馬，賣馬！

秦　瓊：來的敢是尤……

尤俊達：俺賣馬，不賣牛。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尤俊達：你窮，俺也不富。

秦　瓊：賢弟敢是救我來了？

尤俊達：哼！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賣馬！（下）

秦　瓊：（接唱原板）

尤俊達反山東劫國寶，
官兵捉拿他難脫逃。
若不虧我秦叔寶，
何人放他出監牢！（行絃）

〔單雄信上〕

單雄信：賣膏藥。
秦　瓊：那旁來的敢是雄信……
單雄信：俺這膏藥裏面原有『信』。㊄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單雄信：你窮，俺也不富。
秦　瓊：賢弟莫非念在結拜之情，救我來了？
單雄信：噯，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賣膏藥！（下）
秦　瓊：（接唱原板）

二賢莊單通誰不曉，
棗陽山前逞英豪。
被我一鐧來打倒，
我也曾饒過他性命一條。
〔羅成上〕
羅　成：賣字畫！
秦　瓊：來的敢是表弟……
羅　成：俺這畫原是裱的。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羅　成：你窮，哪個富啊？
秦　瓊：想是賢弟念在姑表之親，救我來了？
羅　成：哼！大街之上，腕帶枉鎖，不要連累好人，往下站。——賣字畫！（下）
秦　瓊：唉……
（唱二黃散板）

羅成與我是親姑表，
不認秦瓊爲哪條？
越思越想心頭惱！

〔王周上〕

王　周：（接唱）二哥爲何心內焦？
二哥爲何這樣煩惱？

秦　瓊：哎呀，賢弟呀！適才衆家弟兄，俱不相認愚兄，如何是好？

王　周：待小弟再去打探。（下）

秦　瓊：有勞了。

（唱散板）

羅賢弟此一去定見分曉，

程咬金：（內）燒餅得啦！

秦　瓊：啊？

（接唱）又來了咬金舊故交。

〔程咬金上〕

程咬金：燒餅得啦，燒餅得啦！

秦　瓊：來的敢是程……

程咬金：剛出爐的，不陳。

秦　瓊：咬金？

程咬金：論個兒賣，不論斤。

秦　瓊：我是二哥秦瓊。

程咬金：你窮啊，我也不富啊！

秦　瓊：你我幼年相交，想是救我來了！

程咬金：得啦吧！大街之上，腕帶桎鎖，別連累好人。你呀，往下站吧！（翻盤子底，露出『救』字示意秦瓊）燒餅得啦。……（下）

秦　瓊：呀！（接唱）

他暗藏『救』字我把心放了，
喬裝搭救我出籠牢。

〔王周上〕

王　周：參見二哥。

秦　瓊：打探瓦崗弟兄之事如何？

王　周：衆家弟兄，俱在暗地保護二哥。

秦　瓊：好哇！

（接唱）待等明日中秋到，

要與老賊比英豪。

〔秦瓊、王周同下〕

第十一場

〔牌子，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吹打』，上高台〕

楊　林：（念詩）人道秦瓊是英雄，生死在孤掌握中。

任他金鐧多神勇，難逃虬龍棒下終。——來！

衆　：啊！

楊　林：將秦瓊押上來！

〔王周帶秦瓊上〕

秦　瓊：參見千歲。

楊　林：罷了。聞得你秦門雙鐧，蓋世無雙，耍來孤家觀看！

秦　瓊：不足千歲一觀。

楊　林：不必多言，去了刑具，付與他雙鐧！

秦　瓊：（唱二六）

老楊林校場令傳下，
不由秦瓊怒氣發。
既然他疑心我通響馬，
到此爲何不把我來殺？
今日裏校場試鐧法，
只恐其中事有差。
我今既在矮簷下，（轉快板）

生死二字何懼他！
約定了瓦崗弟兄把山下，
救出秦瓊把老賊拿。
減頭去尾耍一耍——（耍鐗）

（接唱搖板）

倒教千歲恥笑咱。

楊　林：依孤看來，不足爲奇。

王　周：此人馬上武藝却好，何不命他演習一番。

楊　林：恐他逃走。

秦　瓊：小人不敢。

楊　林：量你也不敢。——王周，與他挑選老馬一騎，背插紅燈三盞，他若逃走，照燈追趕！

王　周：遵命。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軍士給秦瓊背插紅燈；王周

〔帶過老馬，被羅成踢下；羅成帶過黃驃馬，秦瓊上馬〕

秦　瓊：（唱西皮搖板）

鷂子翻身上『黃驃』，

（接唱快板）

來了瓦崗衆英豪。

斜跨雕鞍高聲叫，

楊林哪，老賊！

敢與你秦爺比槍刀？

〔秦瓊與瓦崗寨衆人同下〕

楊　林：啊？

（唱搖板）

孤王校場來觀定，

〔瓦崗寨衆人過場，下〕

楊　林：（接唱快板）

瓦崗寨來了衆賊兵。
別的人兒不打緊，
只怕燕山的小羅成。
人來與孤把馬順。——
〔下高台，『掃頭』，衆同下〕

第十二場

〔秦瓊上，望門，四將校上，追下〕

第十三場

〔徐勣上〕

徐勣：待我放起火來！

〔程咬金、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

徐勣：衆位賢弟！秦二哥身背紅燈三盞，哪位賢弟將燈射去？

王伯黨：待小弟射他一箭！

徐　勣：須要小心。

王伯黨：遵命。（下）

徐　勣：衆位賢弟！陣前見了楊林，俱要通羅賢弟的名姓。

衆　：我等記下了。——請！

〔程咬金、尤俊達、單雄信、羅成、徐勣同下〕

第十四場

〔楊林上，王周追上〕

楊　林：王周，隨爲父的殺呀！

王　周：殺哪個？

楊　林：殺瓦崗寨的賊寇！

王　周：哼！俺取爾的老命來了！

楊　林：呸！

〔開打，王周下。單雄信上〕

楊　林：來將通名受死！

單雄信：老爺羅成。

楊　林：放馬過來！

〔開打，單雄信下。尤俊達上〕

楊　林：來將通名！

尤俊達：老爺羅成。

楊　林：放馬過來！

〔開打，尤俊達下。程咬金上〕

楊　林：來將通名！

程咬金：老爺羅……嘍！我焉能通那娃娃的名姓。——你老爺程咬金，看斧！

〔開打，程咬金下。羅成上〕

楊　林：來將通名！

羅　成：老爺羅成。

楊　林：啊？來一個是羅成，來兩個是羅成，難道孤王眞眞怕你不成！

羅　成：看槍！

〔開打，楊林敗〕

楊　林：哎喲！這才是眞羅成哪！

〔楊林敗下，羅成追下〕

第十五場

〔秦瓊上，四將校上，開打，王伯黨上，射燈，下。四將校下，秦瓊下。楊林上，一軍士隨上〕

楊　林：且住！羅成殺法驍勇。——來呀！

軍　士：有。

楊　林：看看還有多少人馬。

軍　士：只剩君臣二人。

楊　林：嘿！……

秦　瓊：（內）哪裏走！

〔秦瓊上，與楊林開打，軍士下，楊林敗下〕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王周同上〕

秦　瓊：多謝衆位賢弟搭救！

徐　勣：二哥何出此言。弟等已將伯母、嫂嫂接上瓦崗寨，就請二哥一同上山，共圖大事！

秦瓊衆：請哪！

——劇　終——

㊀ 王周本名羅周，是羅藝（羅成之父）的養子，因犯過離開幽州，改換名姓，在楊林部下爲將。

㊁ 一般演出，因時間關係，有時只從本場演起，不演前四場；第七場則改爲楊林坐帳。

㊂ 按老本此段只唱四句。另有詞句較多的唱法，茲附錄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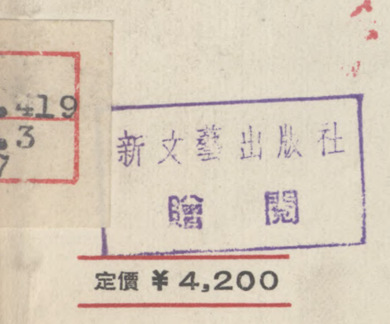
『將身兒來在大街口，　尊一聲列位聽從頭：
我不是歹人並賊寇，　也非是響馬把城偷。

楊林道我私通賊寇，　因此上起解到登州；
捨不得太爺待我的恩德厚，　捨不得衙役們衆班頭，
捨不得街坊四鄰的好朋友，　實難捨老娘白了頭。
娘想兒，難聚首，　兒行千里母擔憂。
眼看紅日墜落在西山後，　望求公差把店投。」

㊃ 原本，此處是王周暗將雙鐧墊於秦瓊身上，楊林一棒打下，將鐧碰響，乃命撤鐧，再打，爲王周攔阻。因不甚合理，故删去。

㊄ 「信石」是藥名，即「砒霜」，簡稱爲「信」。

一九五五年 五月 十八日


新文藝出版社
贈閱
定價 ¥4,200